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的瘡痕業已平復故又仍回大觀園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著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小紅同衆丫鬟也在這裡守著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小紅見賈芸手裡拿著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掉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道士來過用不著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裡沒有小

紅聞聽在窻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裡呢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著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小紅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陣子心裡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小紅道說那裡的話好好的家去做什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

吃也是一樣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小紅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到干淨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小紅道你那裡知道我心中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個地方本也難站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香了愿教把跟著的人都按著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還能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只可氣晴雯綺霞他們

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裡去。仗著老子娘的臉面，眾人倒捧著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小紅道：也不犯著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圈兒紅了，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的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小紅聽了，冷笑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手裡拿著些花樣子，并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小紅擲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倒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

就跑，誰蒸下饅頭等著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意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抬起腳來，咕咚、咕咚，又跑了。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裡了，怎麼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這兒拿了去了，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著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取去罷。小紅道：他等著你，你還坐着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嬷嬷從那邊來，小紅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

裡去了。怎麼打這裡來。李嬷嬷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好好的，又看上了那個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裡聽見，可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着他去叫麼？」李嬷嬷道：「可怎麼樣呢？」小紅笑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就回不進來，纔是李嬷嬷道：「他又不傻，爲什麼不進來？」小紅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別同他一齊兒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亂闖，可是不好麼？」李嬷嬷道：「我有那們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逕去了。小紅聽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裡，便問：

道：「紅姐姐，你在這裡作什麼呢？」小紅擡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小紅道：「那裡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著，一逕跑了。這裡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著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紅一溜，那小紅只粧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恰好相對。小紅不覺把臉一紅，一扭身往蘅蕪苑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着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著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榻扇上面懸著一個匾，四個

怡紅院的佳  
景又自賈芸  
眼中寫出

屋內的鋪陳  
又自賈芸眼  
中寫出

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這四個字，正想着，只聽裡面隔著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見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閃爍，却看不見寶玉在那裡。一回頭，只見左邊立著一架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對兒，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裡頭屋裡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厨，只見小小一張填漆床上，懸著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著家常衣服，鞞著鞋，倚在床上，拿著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帶笑立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

龍裝人的形狀  
又自賈芸眼  
中寫出

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裡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偏又遇著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著，只見有個丫鬟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裡和寶玉說話，眼睛却瞅那丫鬟，細挑身子，容長臉兒，穿著銀紅袄兒，青緞子背心，白綾細摺兒裙子。那賈芸只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都把有名人口記了一半，他看見這丫鬟，知道是襲人，他在寶玉房中，比別人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寶玉又在傍邊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替我倒起茶來？我

恰是紈袴子弟的口吻

來到叔叔這裡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倒罷了。寶玉道：「你只管坐着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房裡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裡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閑了，只管來，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出去了。」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脚步慢慢的走着，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房內

幾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纔剛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倒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的？」我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著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這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小紅問墜兒，知是他的，心內不勝喜幸。又

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我的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我小紅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打發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你悶的狠出去逛逛不好寶玉見說攜着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裡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歲數越發心裡膩煩了寶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躡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

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兒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着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磕了那時候纔不演呢說着順着脚一逕來至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却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窻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窻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窻上往裡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歎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



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寶玉在窗外  
笑道爲什麼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  
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裡粧睡  
着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  
婆子却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著黛玉  
便翻身坐了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  
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鵲說姑娘醒了進  
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髮  
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寶玉見他星眼  
微飭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

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笑道給你個櫃子吃呢我都  
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寶玉笑道紫鵲把你們的  
好茶倒碗我吃紫鵲道那裡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  
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昏水去罷紫鵲道他是客自然先倒  
了茶來再昏水去說着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了頭若共你多  
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床林黛玉登時摺下臉來  
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  
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賬書也拿  
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一面哭一面下床來往外  
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說妹妹我一時

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敢說這樣話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  
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  
聽了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  
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寶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  
爲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  
一面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裡還自狐疑只聽牆  
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見薛蟠拍着手跳了出來笑道要不  
說姨父叫你你那裡肯出來的這麼快焙茗也笑着跪下了寶  
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  
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爲了小子都是我央他去的寶玉也無法

浪子口角

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  
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爲求你快些  
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收口你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  
寶玉道噯喲越發的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忒的還跪著做  
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  
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  
那裡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西瓜這  
麼長這麼大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燻的暹羅豬魚你說  
這四樣禮物可難得不難得那魚豬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  
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著給你們老太太

好四個名色

如此一寫便見  
薛蟠並非持  
家的材料

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還配吃<sup>的</sup>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裡只見魯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并唱曲兒的都在這裡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廝七手八腳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兒來拜壽打筭送什麼新鮮禮物寶玉道我沒有什麼送的若論銀錢穿吃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筭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

開口春宮  
可見浪子  
之賞鑑

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着實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來是什麼庚黃的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麼薛蟠道怎麼看不真實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可是這兩個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是糖銀是菓銀的正說著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

又是一個浪  
蕩子弟隨  
筆又將薛  
蟠傷人一照

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倒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著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再不愜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教兇鷓梢了一翅勝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

家父去我没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閑瘋了偕們幾個人吃酒聽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見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裡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與我爲

這個還要特治一個東兒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奉懇之處說著撒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因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着你且高樂去也到底打發個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着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

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我叫他留着送與別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了襲倒了茶來吃茶說閑話兒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裡要我他問問是怎麼樣了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園內去了自己也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爛灼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門已關了黛玉即便叩門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

此番疑忌尚  
在情理之中

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了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的了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別的了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麼晴雯偏生還沒聽見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呢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這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如今認真愜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聽

此又是多心的  
短忘了

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遺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朶上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正是花魂點點無情緒鳥夢痴痴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稀  
獨抱幽芳出繡闈

又綴以綺語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嘍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下面分解

*此回立意不過是在冷中將賈母之  
淫邪薛蟠之浪蕩黛玉之乖張又細  
描寫一番多甚深意*

黛玉自看會真記以前春光淡灑就是漫筆寫神  
一被風姐淫蕩要作媳婦又被寶玉有回鶯帳之語是  
春光畢露一步逼緊一步不惟黛玉目中心中有一黛玉而身外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終 想玉觀者亦身中心中而身外想矣

菊圃評

紅樓夢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  
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眾人問  
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  
門方轉過來尙望着門洒了幾點淚自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  
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鵲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  
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常常的便  
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委曲  
用話來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

此形景大  
吉兆

樣兒看慣了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悶坐只管  
 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好  
 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  
 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  
 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饞花神言芒種一  
 過便是夏日了眾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閨中更與這件  
 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  
 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  
 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裡繡帶  
 飄颻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

一日薛蟠  
 時晚五  
 三言何  
 八日四  
 丁日余  
 此辣

也道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兒香  
 菱與眾丫鬟們都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  
 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了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  
 等着等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丟了眾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  
 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  
 回閒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找他們去我找  
 林姑娘去就來說着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頭見寶玉進去  
 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處  
 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不忌喜怒無常況且  
 黛玉素昔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

一點這

大評



大有身分

園中景物寫  
本直是一幅畫

就將一個元寶  
翻他亦未為不

故作頑宕之  
事以搖曳之

影照寶釵

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將欲過河去了。倒引的寶釵躡手躡脚的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那亭裡邊噦噦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欄蓋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欄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脚往裡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

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難道白我了來不成？」又答道：「我已經許了謝你，自然是不哄你的。」又聽說道：「我找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那揀的人，你就不謝他麼？」那一個又說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況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說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一個誓。」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人，嘴上就長一個疔。」瘡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噯呀，偕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欄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偕們在這裡，他們只

馬寶釵處  
真是大有身

當我們說頑話呢若走到跟前僭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是這樣若將稿子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是這樣若將稿子一開了見我在這裡他們豈不臊了況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裡紅兒的聲氣言語他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才鑽古怪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壳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著叫道釐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小紅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往前趕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

詐得妙

詐得像

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呢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著林姑娘在這裡蹲著弄水兒呢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筆遞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小紅又道這可怎麼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若是寶姑娘聽

將釵黛二  
的身不對  
寫出

見還倒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尅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尙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小紅，連忙棄了眾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麼事？」鳳姐打諒了一回，見他生的干淨，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說我的丫頭，今兒沒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分付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悞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房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小紅

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道：「噯，你原來是寶玉房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窰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床頭上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小紅聽說徹身去了。不多時，回來了，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裡出來，站着繫裙子，便趕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在那裡去了？」司棋道：「沒理論。」小紅聽了，回身又往四下裡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小紅上來陪笑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裡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裡

好景

我去小紅聽了再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霞碧痕秋紋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小紅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弄就  
在外頭逛小紅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兒不該我的班兒有茶沒茶休問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罷小紅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逛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裡了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

知道了不曾就把他興頭的這個樣這一遭兒半遭兒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一面說着去了這裏小紅聽說不便分証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小紅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纔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秤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來問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小紅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裡奶奶好原是我

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裡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啲啲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著又向小紅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

截兒咬文嚼字拿著腔兒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裡知道先是我們平兒也是這麼着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粧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纔好些了李宮裁笑道都像你潑辣貨纔好鳳姐道這一個丫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角就狠剪斷說着又向小紅笑道明兒你伏侍我去罷我認你做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小紅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比你大的趕着我叫媽我還不理他呢今兒抬舉了你了小紅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兒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做女兒

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的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兒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了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聾一個地啞那裡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了頭來你十幾歲了小紅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字小紅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紅兒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圓說道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嫂子不知道我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了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著他饒不挑倒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

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紈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的他媽鳳姐說道你這麼著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了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小紅笑道愿意不愿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了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小紅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眠次日起來遲了聞得眾姊妹都在園中做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便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了我了不曾我懸了一夜心黛玉便回頭叫紫鵲道把屋

猜忌可厭

好景

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屨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了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爲昨兒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得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的去處呀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

所好之物不俗便見其人的雅致

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曾叫你寶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進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逃去城裡城外大廟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沒處搭的古董再就是綉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真竹子根兒的香盒兒膠泥塚的風爐兒這就好了

我喜歡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捨了  
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幾百錢出去給小  
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朴而不俗  
直而不拙的這些東西你多多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  
做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鞋來  
我想起故事來了那日一回穿着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  
問是誰做的我那裡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  
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的半  
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  
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

兄弟鞋踢拉襪踢拉的沒人看得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  
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  
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裳鞋襪是鞋襪了  
頭老婆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閑着沒事  
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  
也是他瞎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裡自然又有  
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  
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是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  
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  
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



紅樓夢  
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他忒昏聩得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耍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便怎麼難處。我也不理論。誰知後來了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攢的錢爲什麼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了。呢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丟下別人且說體已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日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

了一地。因歎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二人去遠。把那花攪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面數落着哭的好不傷心。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丫頭受了委屈。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綉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綉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不道人去樑空巢亦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堦前悶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泪暗洒  
洒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爲憐春半怕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腸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  
何處有香丘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抔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於污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痴倒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此回寫衆美的形景或觀魚池或觀鷓鴣或撲彩蝶或泣殘紅直是蘇坡公一幅西園雜集的圖畫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又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

對痴情兩雙  
眼茫茫空當  
境界日費  
心腸之正是  
而不悟處

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花影不離身左右 鳥聲只在耳東西

那林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痴病。難道還有一個痴子不成。擡頭一看。見是寶玉。黛玉便道：啐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長嘆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

抖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着。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撩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道：噯。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惹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見姑娘也愛吃。連忙收拾的干干淨淨。收着。等了姑娘到來。一桌子吃飯。一床兒上睡覺。了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了頭們想到。我心裡想着姊妹們從

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兒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裡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妹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呢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淚來那時林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這般形象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着我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幾句打我幾

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就便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脫還得你申明了緣故我纔得托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爲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詫異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樣立刻就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丫頭們懶待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

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

總是猜忌  
便是短命  
四樣子

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見了頭來請吃飯，遂都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疎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

隨手生趣

慈母嬌兒的  
風景活現紙

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八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的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搥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爲這個搥我。」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寶玉笑

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不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胆諸如此類的藥不筭爲奇只在羣藥裡筭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前年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搥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釵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倒是真話呢倒說撒謊口裡說着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

用手指頭在臉上畫着羞他鳳姐因在裡間房裡看着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前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做什麼他說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不記得他又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妹妹尋妹妹就沒散的花兒那上頭下來的也使得過後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没法兒把兩支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長上用的大紅紗拿乳鉢乳了麵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裡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

過是將就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裡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粧裏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裡爲這個去刨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聽了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就是。」墳裡有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番尸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寶玉因向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林黛玉說，却拿眼睛瞟着寶釵。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只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狠會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裡住着，那薛大哥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

知道了。林妹妹纔在背後以爲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着，見賈母房裡的丫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拉了那丫頭走。那丫頭說：「等着寶二爺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不同偕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己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經去罷，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轉。他心裡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着，二則也記掛着林黛玉。



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黛玉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裡胡鬧些什麼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在門前站着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著十來個小廝們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裡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各色用上紗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怎麼個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

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裡有個丫頭叫小紅的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得麼寶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的狠姐姐喜歡誰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麼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回來罷說着便至賈母這來只見都已吃完飯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娘吃了什麼好的寶玉笑道也沒什麼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姑娘在那裡賈母道裡頭屋裡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線黛玉灣着腰拿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

進來笑道哦這是做什麼呢纔吃了飯這麼控着頭一會子又  
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紬子  
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便把剪子一摺說道理他呢  
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  
了和賈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做什麼呢因見  
林黛玉裁剪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  
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纔說的  
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裡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  
他呢過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没人  
你抹骨牌去罷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爲抹骨牌纔來麼說着

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到是去罷這裡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  
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  
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丫頭們這是誰教他裁的黛玉見問丫頭  
們便說道憑他誰教我裁也不管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  
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徹身出來黛玉向  
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來外面  
只見焙茗說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  
衣裳去就自己往書房裡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  
出來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門  
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放你娘的屁倒好

寶二爺如今在園裡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園裡你又跑了這裡來帶信兒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雙瑞壽兒四個小廝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裡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們並唱小旦的蔣玉函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夜懸想今日一聞呼喚卽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倒都

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卽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軀已新樣兒的曲子唱個我聽我吃一罈如何雲兒聽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想着你來又記掛着他兩個人形容  
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茶蘼架一個偷情一  
個尋拿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唱畢笑道你喝一罈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

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個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遂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却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裡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眾人都拍

子形景描  
馬八画

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眾人聽了都說道好薛蟠獨揚着臉搖頭說不好該罰眾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全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于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咽不下玉液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裡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挨不  
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  
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

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寶玉唱罷即隨手拈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說到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女兒悲兒夫得病在垂危。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裡細打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鷄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雲兒便說道。女兒悲。將來終身倚靠誰。薛蟠笑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

怕什麼。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裡。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說完便唱道。

豆蔻花開三月三。一個虫兒往裡鑽。鑽了半日。鑽不進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唱畢。飲了門盃。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快說。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便說道。女兒悲。又咳嗽了兩

情景如画

浪子口吻

浪子可笑

說自解令  
噴飯

俗錯落隨  
成趣

聲方說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眾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做忘八。怎麼不傷心呢。眾人笑的灣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罷。薛蟠瞪了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綉房鑽出個大馬猴。眾人哈哈笑道。該罰。該罰。先還可恕。這句更不通。說着便要斟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麼。眾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好的了。聽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眾人聽了都詫異道。這句何其大雅。薛蟠道。女兒樂一根毡。往裡戳。眾人聽了。

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一個蚊子哼哼。哼。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兩個蠶蠅。嗡嗡。衆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叫做哼哼韻兒。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倒別耽誤了別人家。于是蔣玉函說道。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姣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鸞鳳。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敲剔銀燈。同入鴛幃悄。

後龍表人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副對子只記得這句可巧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乾了酒拿起一朶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衆人倒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麼說起寶貝來蔣玉函忙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着寶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函等猶問他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

影射後文巧  
妙絕倫

寶玉出席解手蔣玉函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裡去還有一句話問你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他如今名馳天下可惜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裡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

伏後

了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裡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裡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裡一條血點似的大

伏後

那知混賬者  
却不是外人

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条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条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裡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歎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我的東西給那起混賬人也難。為你心裡沒個算計兒，欲再說幾句，又恐惱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裡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底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裡呢。」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就解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

以客



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個空箱  
 子裡自己又換了一條繫著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  
 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應上小紅去了他原要  
 等你來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做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狠  
 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夏太  
 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  
 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著眾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  
 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了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  
 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  
 芙蓉簾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別人的也都是這個襲人

看元妃之所  
 賜而欽黛之  
 優劣亦在其  
 意中

道老太太多著一個香玉如意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  
 的只多著一個香玉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  
 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都沒有大奶  
 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錠  
 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倒不同  
 我的一樣倒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  
 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麼就錯了你的是在  
 老太太屋裡的我去拿了來的的老太太說了明兒叫你一個五  
 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輪說着便叫了紫鵲來  
 拿了這個到你們姑娘那裡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

理情之至

為後文影

下什麼。紫鵲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裡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承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之人罷了。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裡的事，

又是後文的開筆

隨處多心我惡其人

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起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狠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這樣的。」林黛玉道：「昨兒寶丫頭不替你圓謊，為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不知怎麼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看不見，低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裡，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也在這裡呢。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所以總遠着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

春光一洩

厚重可嘉

現此教語  
叙黛玉的優  
劣已見於  
言外

輕浮之態又  
為寶釵一觀

獨他與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道寶姐姐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寶玉在傍邊看著雪白的臂膊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姑娘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没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着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呆了寶釵褪下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呆了自己倒不好意思

的丟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林黛玉登着門檻子嘴裡咬着手帕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裡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裡的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馱雁寶釵道馱雁在那裡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裡說着將手裡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寶玉不知正打在眼上噯啲了一聲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前字篇汗巾後字篇手帕  
後文伏案又是一篇對偶文字  
自此以後總見黛玉纏綿字色之情情之殷故愛

紅樓夢  
之篤愛之篤故中一切皆之既切凡視聽言動  
之間皆非肉情者及至情極難言處不得不  
為之哭也然此却從傍面着筆非正面既詳叙傍  
面又恐脫畧正面所以每寫寶黛挑逗之際必加  
寶釵數語揆和其中不惟不令掌又令掌觀寶  
釵黛玉一哭不哭即知用筆之妙菊圃評

紅樓夢第二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手帕子甩了來正碰在眼睛  
上倒唬了一跳問是誰林黛玉搖着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  
手因為寶姐姐要看戲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着  
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  
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約着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  
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的鳳姐道他們那  
裡涼快兩邊又有樓借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  
士都趕出去把樓上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閒人不許放進

紅淨的神情  
畫出來

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自家去。這些日子也悶的狠了。家裡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就笑道。既這麼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敢仔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傍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裡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打發人去到

園裡告訴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這個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聽了這話。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的攬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況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

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鶯鶯、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頭紫鵲、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金釧、彩雲也，跟了鳳姐兒來。奶子抱着大姐兒，另在一車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嫗、嫗奶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子，黑壓壓的站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個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個說你壓了我們奶奶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招了我的花兒，這邊

寫得情景  
想夏景

又說碰了我的扇子，咕咕呱呱說笑不絕。周瑞家的走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笑話，說了兩遍，方見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寶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邊，將玉觀前只聽鐘鳴鼓响，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眾道士在路傍迎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見了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塑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趕不上，賈母自己下了轎，忙要上來攬，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剪刀，照管剪各處爛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裡。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

紅樓夢 第五回

鳳姐之刺  
可以見賈母  
慈善

頁府的聲  
勢隨手寫

慈善人的  
口氣

罵道小野和種往那裡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拿拿打打賈母聽了忙問是怎麼了賈珍忙出來問鳳姐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燈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那裡見過這個勢派倘或唬着他到怪可憐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着熾剪跪在地下亂顫賈母命賈珍拉起來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

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阿哥帶他去罷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叫人別難爲了他賈珍答應領他去了這裡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幾百錢不要難爲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領了下去賈珍站在臺磯上因問管家在那裡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來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裡地方大今兒偕們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在這院裡罷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裡去把小么兒們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

無故挫辱便  
見不是義方  
之教

今兒姑娘奶奶們都出來一個閒人也不許到這裡來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裡跑了出來賈珍道你瞧瞧他我這裡也沒熱他倒乘涼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便有個小廝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還眼向着他那小廝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垂着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璉賈璠賈瓊等也都忙了一個一個從牆根下慢慢的溜下來賈珍又向賈蓉道你站着做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裡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

夫子教我以正  
夫子未出於正  
也

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連聲的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麼的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細着手呢麼馬也拉不來要打發小廝去又恐怕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輛騎馬去了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傍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裡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眾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裡我只在這裡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爲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爲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爲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

又為茫茫渺  
二真一觀



他又常往兩個府裡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偕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揪了你的呢，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呵大笑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攬他來。」賈珍忙去攬了過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眾位奶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裡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太的萬福。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倒罷了。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狠，干淨。我說請哥兒來，迤迤怎麼

遮天大王為  
誰胡說可笑

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解手去了，纔來忙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忙抱住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裡頭弱，又搭著他老子逼著他念書，生生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着兩眼流下淚來。」賈母聽了，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

好個會奉承  
的神仙

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赶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又呵呵大笑道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倒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示下纔敢向人去張口呢賈母道上面有個和尚說是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如今也訊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幾兩銀子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寄名符

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見奶奶在這裡也沒道謝寄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的不指望娘娘來做好事也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待我取來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個茶盤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裡拿出來罷了又用個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裡不干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到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為送符倒像是和我們化佈施來了衆人聽說闐然一笑

說諧笑謔直  
有鳳姐活画  
出來

此語却是神  
偏又從他自  
說出妙

不知這  
箇真人這  
箇神仙善  
不奉承

拋磚引玉恰  
是僧道的熟  
技但於神仙  
的名望未免  
有玷

連賈珍也學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騭，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却不爲化佈施，倒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麼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著小道是八十歲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況是個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中了腌臢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

袱子墊着捧了出去。這裡賈母與眾人各處遊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眾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寔在稀罕，都沒什麼敬賀。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願意爲敬賀之禮。」哥兒便不稀罕，只留著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寶嵌，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裡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著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

接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這麼說又推辭不得我要  
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個跟著我出去散給窮人罷  
賈母笑道這話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  
些東西雖說不甚稀罕到底也是幾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  
與他們也無益二則反倒遭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  
就散錢于他們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說畢  
張道士方纔退出這裡賈母與眾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歸坐  
鳳姐等上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來回  
道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麼故事賈  
珍道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道這

倒是第二本也還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  
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下來  
至外邊預備著伸表焚錢糧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  
坐在賈母傍邊因叫個小丫頭子捧著方纔那一盤子賀物將  
自己的玉帶上用手拈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  
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拿起來笑道這件東西  
好像是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著一個的寶釵笑道史大妹  
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  
這麼往我們家去住著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不  
管什麼他都記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頭心還有限惟

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寶釵聽說便回頭粧沒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裡一面心裡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他就留著這件因此手裡揣著却拿眼睛瞞人只見眾人倒都不理論惟有林黛玉瞅著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寶玉不覺心裡沒意思起來又掏出來向著黛玉越笑道這個東西倒好頑我替你留著到家穿上你帶林黛玉將頭一扭道我不稀罕寶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著說着又揣了起來剛要說話只見賈珍之妻尤氏和賈蓉新近續娶的媳婦婆媳兩個來了見過賈母賈母道你們又來做什麼我不過沒事來逛逛一

句話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裡打醮連忙預備猪羊香燭茶食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聽了忙趕過正樓來拍手笑道噯呀我却不防這個只說偕們娘兒們來閒逛逛人家只當偕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不得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兩個婆子上樓來了馮家兩個未去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來子于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裡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麼正經齋事我們不過鬧逛逛沒的驚動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怠去鳳姐又說打牆也是動土

情緒縷對  
寫出

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逛逛。賈母因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嗔著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今以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為什麼原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病了，心裡放不下飯也懶待吃。不時來問黛玉，又怕他因自己憂悶有個好歹，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裏做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事，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裡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更煩惱，加了百

總是猜忌寶

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白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白認得了我，那裡像人家有什麼配得上呢？」寶玉聽了，便向前來，直問到臉上，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日見還為這個賭了幾回咒，今兒你到底又重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著急，又是羞愧，便戰戰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姻緣，你心裡生氣，來拿我煞性。」

忌又不正我惡  
六人

春光一洩

雖說彼此用假寶玉的渾厚黛玉的乖張終是大不相同

又解說一番

春光一洩

此多心甚及牽強

子。原來那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痴病。况從幼時和黛玉耳鬓斯磨，心情相對。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sub>爾</sub>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卽如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你，你不能爲我解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裡一時

一刻白有你，你心裡竟沒我了。寶玉是這個意思，只口裡說不出來。那林黛玉心裡想著你，心裡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無毫髮私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裡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却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寶玉心中又想著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那纔是你和我近，不和我遠。林黛玉心裡又想著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爲我，把自已失了，殊不

知你失我也失，可見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遠你了。如此看來，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踈遠之意。此皆地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難以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裡乾噎，口裡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摘下通靈玉來，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撈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破，便回身找東西來砸。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摔砸那啞吧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著紫鵲、雪雁等忙解勸。後來見寶玉下死砸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

襲人忙趕了來，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眼眉都變了，從來沒氣得這樣，便拉著他的手，笑道：「你合妹妹拌嘴，不犯著砸他。倘砸壞了，叫他心裡臉上怎麼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著，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裡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鵲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來搥紫鵲，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著。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了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



話說到自已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鵲又見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轉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已後悔方纔不該同他較証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裡想著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著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著寶玉的手冰冷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麼委屈悶在心裡二則又恐薄了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淚來紫鵲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搨著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得傷起心來也拿手帕子拭淚四個人都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勉強笑向寶

如此性氣可惡可惱

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趕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鵲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纔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橫豎不帶他也没什么只顧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大為不便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就與自己相干不干連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急的襲人抱怨紫

路寫子總  
之兩相形  
篇交互文

鴿爲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鴿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爲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鴿兩個人身上。說爲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了。因此將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著。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平服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裡擺酒唱戲。賈府諸人都去了。寶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濕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裡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

總是兩一對寫  
天然對股文字  
大是一樣筆法

是因爲昨兒氣著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没心腸去。只是昨兒干不該萬不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纜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只說趁今兒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裡孽障。偏生遇見這麼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憑這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嘍這口氣。自己抱怨著也哭了。這話傳入寶林二人耳內。他二人竟未從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

恰是老人家  
左右為難的口  
但此段的妙  
處尚不止此。蓋  
後文賈母與  
寶玉聯姻意  
在叙而不在實  
者正恐然性

和張君為  
贊玉後日之  
系也細玩自

之子云德者  
之基福者  
忘之致旨哉  
則言也看他  
馬賈母之享  
福處俱說派  
怨祥中來讀  
其深思之

明白人

執拗之至

道語

何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這句話的滋味都不覺潛  
然泣下雖不曾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灑淚一個在怡紅  
院對月長吁却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麼襲人因勸寶玉道  
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裡小廝們和他的姊妹拌嘴  
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還罵小廝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兒  
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麼著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個再  
這麼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勸  
你正經下個氣陪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  
也好寶玉聽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九回終

或他寫寶黛之鍾情纏綿或喜或怒

紅樓夢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齋痴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  
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鵲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  
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那寶玉脾氣難道僧們也不知  
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倒來替人  
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鵲笑道好好的為什麼剪了那  
穗子豈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  
素日在姑娘身上就也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麼  
樣林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鵲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

紅樓夢第三十回

必有此玉

一個明白的  
事人

如情若此而  
黛玉猶猜忌  
之彼無情之

必是由不得  
心是故為作  
情態耳

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說不許開門。紫鵲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晒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裡說著，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著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誰知道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爲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鵲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裡氣還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麼氣，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床上哭，那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寶玉來，由不得傷心了，止不住滾下淚來。」寶玉笑着走近床來，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

可憐

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傍人看見，倒像是僭們又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們來勸，僭們那時節，豈不僭們倒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罵，憑着怎麼樣，千萬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妹妹叫了幾十聲。黛玉心裡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別叫，人知道僭們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別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來哄我，從今已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裡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你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聞此言，登時把臉放下來，問道：「想是

伏後

這才胡說

白語聲情  
十肖

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日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做和尚，明日我到把這話告訴去，評寶玉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漲，低了頭，不敢則一聲，幸而屋裡没人，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噁了一聲，說不出話來，見寶玉逼得臉上紫漲，便咬著牙，用指頭狠命的在他額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着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子來擦眼。」

淚寶玉心裡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覺滾下淚來，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

寫生之筆  
妙極

擦黛玉雖然哭著，却一眼看見了他穿著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己拭著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來，向寶玉懷裡一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而泣。寶玉見他摔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前些，伸手挽了黛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黛玉將手摔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還這麼涎皮賴臉的，連個理也不知道。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嚷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跑了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裡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太罵

又一個知事  
老人來了

用趣語調停  
最是和事的  
妙訣

我說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  
麼可拌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  
拉着手哭的昨兒爲什麼又成了烏眼鷄呢還不跟我走到老  
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說着拉了黛玉就走黛玉回頭  
叫了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做什麼有我伏侍呢  
一面說一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  
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  
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我及至到那裏要說和誰知兩個人倒  
在一處對賠不是對笑對說呢倒像黃鷹抓住鷄子的脚兩個  
都扣了環了那裏還要人去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此時寶釵

正在這裡那林黛玉只一言不發挨着賈母坐下寶玉沒甚說  
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的又不好了沒別的禮  
送連個頭也不磕去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懶推故不去呢  
倘或明兒閑了姐姐替我分辯分辯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便  
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終日一處要存這個  
心倒生分了寶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  
怎麼不看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得狠要走客又不  
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寶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  
沒意思只得又搭趣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貴妃原也  
体胖怯熱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回思

惡 器量小的可

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倒像楊貴妃只是沒  
 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着可巧小  
 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  
 奸姑姪賞我罷寶釵指他道你要仔細我和誰頑過你來疑我  
 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是暗點自己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  
 跑了寶玉自知但此又把話說造次了當著許多人更比纔在林黛  
 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別人搭趣去了黛玉聽見  
 寶玉奚落寶釵心中著實得意纔要搭言也趁勢取個笑不想  
 靚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說道寶姐姐你  
 聽了兩齣什麼戲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

奚落得妙

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  
 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寶玉便笑道姐姐  
 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麼連這一齣戲的名兒也不知道就  
 說了這麼一串這叫個負荆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荆請  
 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荆請罪我不知什麼是負荆請罪  
 一句話未說了寶玉黛玉二人心裡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  
 紅了鳳姐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也笑  
 問道這們大熱天誰還吃生薑呢衆人不解其意便說道沒有  
 吃生薑的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吃異道既没人吃生薑怎麼  
 這樣辣辣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意思了寶釵

滑稽忌的  
情無不畢

長夏的景况  
以筆寫來倍  
見真切

調情的形景  
寫來如画

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羞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  
笑收住別人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一笑一時  
寶釵鳳姐去了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著比我利害的人了  
誰都像我心拙口笨的由着人說呢寶玉正因寶釵多心自己  
沒趣又見黛玉來問着他越發沒好氣起來欲待要說兩句又  
恐黛玉多心說不得忍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誰知目今盛暑  
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  
背着手到一處一處鴉雀無聲從賈母這裡出來往西走過了  
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著知道鳳姐  
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

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幾個丫頭手裡拿著針線却打  
盹兒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著金釧兒坐在傍邊搥腿也也  
斜著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  
金釧兒睜眼見是寶玉寶玉便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麼著金  
釧兒抿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戀  
戀不捨的悄悄情意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著眼便自己向身邊荷  
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一丸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  
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著手悄悄的笑道  
我和太太討你偕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  
太太醒來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



身環偷情事

自金釧口中

帶出

抑興

金簪兒掉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告訴了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子裡。拿環哥兒同彩雲去。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著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sup>神</sup>上就打了一個嘴巴子。指著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烟去了。這裡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蒙了頭。們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發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

又斷又

馬出夏景

車氣纏綿結

無迹

誰耶

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了。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蘼蕪架。只聽見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人。此時正是五月。那薔薇花葉茂盛之際。寶玉悄悄的隔著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裡拿著根縮頭的簪子。在地

中棟映帶隨  
為文

隨手映帶運  
筆靈活之  
上

奇

故作搖曳之  
筆以頓宕之

了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  
施效顰。不但不為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  
不用跟著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  
不是個侍兒。倒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內一個。却辨  
不出他是生日淨丑。那一個脚色來。寶玉忙忙把舌頭一伸。將  
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  
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  
一面又恨認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  
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顰顰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態。寶玉早  
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痴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畫地。並不是

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著簪子的起落。一直  
到底。一畫一點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  
裡用指頭按著地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  
一想。原來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  
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  
至。恐忘在地下。畫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  
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裡畫呢。畫來畫去。還是  
個薔字。再看還是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畫完一個薔  
又畫一個薔。已經畫了有幾十個。外面的不覺也看痴了。兩個  
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裡却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

總是痴情

話說不出的大心事。這麼個形景外面他既是這個形景心裡不知怎麼熬煎呢。看他的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裡那裡還攔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一陣涼風過了。颯颯的落下一陣雨來。寶玉看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了。他這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聽說倒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要寫。下大雨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着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

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寶玉。噯啲了一聲。纔覺得渾身冰涼。低頭看看自己身上也都濕了。說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裡却還記呈著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寶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內。把些綠頭鴨花鷓鴣彩鴛鴦捉的捉。趕的趕。縫了翅膀。放在院內頑耍。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笑。寶玉見關着門。使用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笑。那裡聽見。叫了半日。拍得門山响。裡面方聽見了。料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

凡寫景處無不入妙

叫門没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麼來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別叫他淋着回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鷄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笑的灣腰拍手道那裡知道是爺回來了你怎麼大雨裡跑了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腳方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們便抬腿踢在肋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担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着我取笑兒了口裡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噯喲是你來了

踢在那裡了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了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著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料著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著說道沒有踢著還不換衣裳去寶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日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偏生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也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日順了手也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那起小丫頭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得人牙癢癢他們也沒個怕懼

說得委婉可  
聽我愛其人

將不是處  
兒在自己身  
柔和的性  
令人可愛

你原打諒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也好。剛纔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著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上疼得心裡發鬧。晚飯也不曾吃。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啣啣之聲。從睡中哼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穩。忽夜間聞得啣啣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來。啣啣一聲。睜眼見了寶玉倒唬一跳。道：「做什麼寶玉道：你夢裡啣啣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藤子裡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照地下罷。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

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前有芸兒之偷婢。後有香兒之戲優。總是描寫浪蕩子弟。敗壞家門。所以後文致福之由。讀在只細玩之。寶玉之病。得正。黛玉之病。得偏。寶玉之病。得真。黛玉之病。得詐。寶玉之病。得渾厚。黛玉之病。得乖張。同一病也。大有天淵之隔。

紅樓夢第三十回終



